

新 诗

卖萝卜人

一个卖萝卜人，——很穷苦的，住在一座破庙里。
一天，这破庙要标卖了，便来了个警察，说——

“你快搬走！这地方可不是你久住的。”

“是！是！”

他口中应着，心中却想——

“叫我搬到那里去！”

明天，警察又来，催他动身。

他瞪着眼看，低着头想，撒撒手，踏踏脚，却没说

“我不搬。”

警察忽然发威，将他撵出门外。

又把他的灶也捣了，一只砂锅，碎作八九片！

他的破席，破被，和萝卜担，都撒在路上。

几个红萝卜，滚在沟里，变成了黑色！

路旁的孩子们，都停了游戏奔来。

他们也瞪着眼看，低着头想，撒撒手，踏踏脚，却不
做声！

警察去了，一个七岁的孩子说，

“可怕……”

一个十岁的答道，

我们要当心，别做卖萝卜的！”

刘半农文集

七岁的孩子不懂：

他瞪着眼看，低着头想，却没撒手，没踏脚！

鲁迅

羊肉店（拟儿歌）

羊肉店！羊肉香！
羊肉店里结着一只大绵羊，
吗吗！吗吗！吗吗！吗！……
苦苦恼恼叫两声！
低下头去看看地浪格血，
抬起头来望望铁勾浪！
羊肉店，羊肉香，
阿大阿二来买羊肚肠，
三个铜钱买仔半斤零八两，
回家去，你也夺，我也抢——
气坏仔阿大娘，打断仔阿大老子鸦片枪！
隔壁大娘来劝劝，贴上一根拐老杖！

刘半农

敲 冰

零下八度的天气，
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
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
水路不得通，
旱路也难走。
冰！
我真是奈何你不得！
我真是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便与撑船的商量，
预备着气力，
预备着木槌，
来把这坚冰打破！
冰！
难道我与你，
有什么解不了的冤仇？
只是我要赶我的路，
便不得不打破了你，
待我打破了你，
便有我一条愉快的归路。

撑船的说“可以”！
我们便提起精神，
合力去做——
是合着我们五个人的力，
三人一班的轮流着，
对着那艰苦的，不易走的路上走！

有几处的冰，
多谢先走的人，
早已代替我们打破；
只剩着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儿，
轧轧的在我们船底下剐过。
其余的大部分，
便须让我们做“先走的”：
我们打了十槌八槌，
只走上一尺八寸的路。
但是，
打了十槌八槌，
终走上了一尺八寸的路！
我们何妨把我们痛苦的喘息声，
欢欢喜喜的，
改唱我们的“敲冰胜利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懈怠者说：
“朋友，歇歇罢！

何苦来？”

请了！

你歇你的，

我们走我们的路！

怯弱者说：

“朋友，歇歇罢！

不要敲病了人，

刮破了船。”

多谢！

这是我们想到，却不愿顾到的！

缓进者说：

“朋友，

一样地走，何不等一等？

明天就有太阳了。”

假使一世没有太阳呢？

“那么，傻孩子！

听你们去罢！”

这就很感谢你。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这个兄弟倦了么？——

便有那个休息着的兄弟来换他。

肚子饿了么？——

有黄米饭，

有青菜汤。

口渴了么？——

冰底下有无量的清水；

便是冰块，
也可以烹作我们的好茶。
木槌的柄敲断了么？
那不打紧，
船中拿出斧头来，
岸上的树枝多着。
敲冰！敲冰
我们一切都完备，
一切不恐慌，
感谢我们的恩人自然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从正午敲起，
直敲到漆黑的深夜。
漆黑的深夜，
还是点着灯笼敲冰。
刺刺的北风，
吹动两岸的大树，
化作一片怒涛似的声响。
那便是威权么？
手掌麻木了，
皮也剝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缩渐渐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头上的汗，

涔涔的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风从袖管中钻进去，
吹得快要结成冰冷的冰；
那便是痛苦么？
天上的黑云，
偶然有些破缝，
露出一颗两颗的星，
闪闪缩缩，
像对着我们霎眼，
那便是希望么？
冬冬不绝的木槌声，
便是精神进行的鼓号么？
豁刺豁刺的冰块剝船声，
便是反抗者的冲锋队么？
是失败者最后的奋斗么？
旷野中的回声，
便是响应么？
这都无须管得；
而且正便是我们，
不许我们管得。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冬冬的木槌，
在黑夜中不绝的敲着，
直敲到野犬的呼声渐渐稀了；

直敲到深树中的猫头鹰，
不唱他的“死的圣曲”了；
直敲到雄鸡醒了；
百鸟鸣了；
直敲到草原中，
已有了牧羊儿歌声；
直敲到屡经霜雪的枯草，
已能在熹微的晨光中，
表暴他困苦的颜色！
好了！
黑暗已死，
光明复活了！
我们怎样？
歇手罢？
哦！
前面还有二十五里路！
光明啊！
自然的光明，
普遍的光明啊！
我们应当感谢你，
照着我们清清楚楚的做。
但是，
我们还有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应当见了你便住手，
应当借着你的力，
分外奋勉，
清清楚楚地做。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黑夜继续着白昼，
黎明又继续着黑夜，
又是白昼了，
正午了，
正午又过去了！
时间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真实的资产。
我们倚靠着你，
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地做，
便不是你的戕贼者。
你把多少分量分给了我们，
你的消损率是怎样，
我们为着宝贵你，
尊重你，
更不忍分出你的肢体的一部分来想他，
只是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地做。

正午又过去了，
暮色又渐渐的来了，
然而——
“好了！”
我们五个人，
一齐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好了！”

那冻云中半隐半现的太阳。

已被西方的山顶，

掩住了一半。

淡灰色的云影，

淡赭色的残阳，

混合起来，

恰恰是——

唉！

人都知道的——

是我们慈母的笑，

是她疼爱我们的苦笑！

她说：

“孩子！

你乏了！

可是你的目的已达了！

你且歇息歇息罢！”

于是我们举起我们的痛手，

挥去额上最后的一把冷汗；

且不知不觉的，

各各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

（是痛苦换来的）

“好了！”

“好了！”

我和四个撑船的，

同在灯光微薄的一张小桌上，

喝一杯黄酒，
是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人呢？——倦了。
船呢？——伤了。
木槌呢——断了又修，修了又断了。
但是七十里路的坚冰？
这且不说，
便是一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用沾着泥与汗与血的手，
擎到嘴边去喝，
请问人间：
是否人人都有喝到的福？
然而曾有几入喝到了？

“好了！”
无数的后来者，
你听见我们这样的呼唤么？
你若也走这一条路，
你若也走七十一里，
那一里的工作，
便是你们的。
你若说：
“等等罢！
也许还有人来替我们敲。”
或说：
“等等罢！
太阳的光力，
即刻就强了。”

那么，
你真是糊涂孩子！
你竟忘记了你！
你心中感谢我们价七十里么？
这却不必，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
但是那一里，
却是你们的事。
你应当奉你的木槌为十字架，
你应当在你的血汗中受洗礼，
.....
你应当喝一杯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你应当从你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好了！”

刘半农

拟拟曲（一）

在报上看见了北京政变的消息，便摹拟了北京的两个车夫的口气，将我的感想写出。

老哥，咱们有点儿不明白：
怎么曹三爷曹总统，——
听说他也很有点儿能耐，
就说花消罢，他当初也就用勒很不少——
怎么现在也是个办不了？

不是我昨儿晚上同你说：
前门造铁路，造坏勒风水啦。
当初光绪爷登基，
笑话儿可也闹勒点，
可总没有这么多。

可不是！
咱们笑话儿也都看够：
他们都是耀武扬威的来，
可都是——他妈的——捧着脑袋瓜儿走！

先头他们来，不是你我都看见，屋顶上也站满勒兵。

现在他们走，
说来也丢尽勒他妈的脸，还不是当初的兵！
只是闹着来，闹着走，

逮苦子的只是咱们几个老百姓。
对阿！
眼看得天气越冷越紧啦；
前天刮勒一整夜的风，
我在被窝儿里翻来复去的想着：
今年这冬天怎么办？
真是整夜的没睡着。
老哥你想：一块大洋要换二十多吊。
咱们是三枚五枚的来，一吊两吊的去。
闹勒水灾吃的早就办不了，
可早又来勒这逼命的冬天啦！
唉！咱们谁都不能往前头想，
只能学着他们干总统的，
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算！
反正咱们有的是一条命！
他们有脸的丢脸，
咱们有命的拚命，
还不是一样的英雄好汉么？

一九二〇年 元月 四日，巴黎